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黃書

船山遺書三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
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裒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
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
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畱輿
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
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
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掇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

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
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抅
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于物陰陽均
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之于□□骸竅均也聚
析均也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
物則天維裂矣□□不自畛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
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
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
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曰兼故抱器服而思
烹既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爲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

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禘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旣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彊以小藩大勢詘

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婉孌於聖王之心夫
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
其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
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崙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
長連率經緯縫紩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
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擘臂則周之盛
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
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
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鄭瞞義渠侮齊宋而
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彊大者矯激奮起北

斥南征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
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
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
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所俎
錫彤弓命隨會攷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
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
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
用夷禮而胄紕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
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

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
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類間之然後
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
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
血脈彊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
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
今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蟹之窺其門者
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垠無相干雜則役眾蠶者必
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眇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
天下憤盈儔侶畛畔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

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敵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
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
慙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阼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
弭刃於涿鹿之埜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寢彌建屏萬
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
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貺
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
旨羣眚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濱播棄而卒

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
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畱卽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
要以衣冠易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寶
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
延彌保雲系者則貿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
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擘握顧盼驚猜恐彊有力者旦
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
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疑固
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
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

兼半而彊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
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
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
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輶輔弱助
而命大將遣軍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
竹雖握禁闔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
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躋駕伏尸雖莽僭西
都不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
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隕隕非無自致
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

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彊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鷺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愿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畛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捄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

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
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
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
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
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
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勲名將
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
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
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厯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
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閏位圖錄弈改石晉北傾

恃怙蠱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疆之效亦可覩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筭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疆虜之側亭亭然無一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縶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縉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

蘄循僅存于貨酒岳氏遽隕于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
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
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再折而入于韃靼以
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漸喪殘副以潰無窮之防
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
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胄禍長者喪
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
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强之資也分節旄雖鎮
牙非有齊秦百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
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

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
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逮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
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壘碣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
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銅大器瓦
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
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
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苕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
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

傳復有□□□□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所
爲彼固狃以爲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
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槁不能爲人揅聖人堅擘定趾
以揅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爲不得延固以天下
爲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
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庠勢足資中區而
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
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
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